



山 中 的 路

——太白山散记

商子秦

这是一段奇特的路。
从平安寺伸出，登山小路平绕过一个山弯，突然一脚踩空，跌进了浓密的冷杉林。
路摔碎了，一块块石阶象一块块零散的骨节，在陡峭的山坡上，把人引向密林深处。
钻进林子，一步步向下。密密的树身似灰黑色的墙壁，挡住了视线。头顶，天穹绿得发黑。一两个拐弯之后，前不见去处，后不见来路，只是一个劲地下，下……

天本来阴沉沉的，林子里似乎阴得更重了，人们的心绪也如这天气一样阴沉，谁也不愿说话，正上着山，这么样向下走，总让人觉得不舒服。

天似乎下起了小雨，一大滴一大滴绿色的水珠，从浓荫上渗落下来。铺满腐叶又有渗水的小路，更显得难行。林子越深，天色愈暗，人们的呼吸也不大顺畅，憋得胸闷。

路还一个劲向下。已经有人嘀咕了，怎么回事，该不是走错了路吧？

真的，细细一看，冷杉林子中已经混有阔叶树木了。在这植物垂直分布十分明显的太白山上，来过的人都知道，从海拔两千四百米的放羊寺出来，这一程下得不近。

人们步子渐渐慢了，原先小声的唧唧，已变成相互的议论。怀疑和身边的雨雾一样，越来越浓。“水声。”谁一

子转动着母亲留在耳朵眼里
责任田里麦浪腾金的笑声
转动着妹妹就要上大学
这个敲响山乡的欢呼
后羿射日的传说也在惊讶中转动——呵，太阳你只有影身同行

对打我腿起，
吧猎总怎了。今天肉小
?打不猎么样来店幽
到能人?来一我们默
了跟?一条我们的
一条子说精美鸭的
羊说傻话的羊售
腿我

让人什么也看不到。万一走岔路，真是开个大玩笑，好不容易爬到平安寺，又下了半天，再返回去，这一程路……哎，人们一下泄气了，在大断崖下坐了下来。

猛丁，又窜来一股山风，冷杉林发出低沉的呜咽声，吼得人心烦，在崖上长长的神仙草摇曳着，雨滴落在厚厚的绿苔上，散发出一种湿漉漉的霉味。

围着打开的地图，人们开始回忆：每一个拐弯、岬口、方位……

似乎没有错，也没有岔路。对，没有错，下就下吧，顶多下到山底再重往上爬，走！

路还是向下，人们忐忑不安地走着，互相打气。一个小坡下完，路突然收住了脚，开始在林子里盘绕，人们的心这时才结束了久久的失重，似乎呼吸也不再那么压抑了，林子渐渐亮了起来。终于，小路尽头亮了。

我们头上又有了一个完整的蓝天。
这是个小山包，已经有人在石壁上刻下字了：明星寺——向前一公里。

路，没有走错。
在此地回顾来路，人们恍然大悟。原来登山之路一直在山脊上蜿蜒，平安寺到明星寺之间，正是两个山头之间的低洼。要攀登主峰必须走过这一段山路。

这是一段奇特的路。
这是一段向下走的上山路。

(题图 居田)

锻 工

黄 默

铁锤骤然跳起
肌肉紧绷
握锤的手 握紧雷
电
旋一阵黑色风
从眼眶里跌落
那火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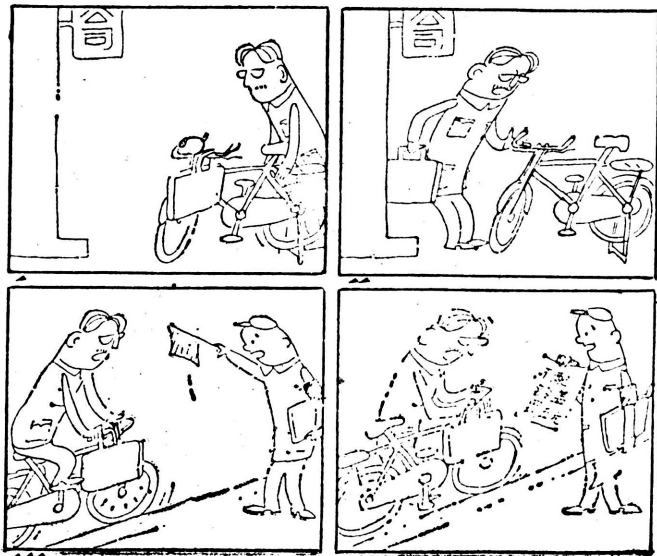
使生命充满亮度
充满逼人的灼热

为了生活的欢乐
情愿抡锤的胳膊
变成小儿女的秋千
让那清脆的笑声
象鸽子花攀上头顶
那时光呵
值得细细回味……
连同
这杯中的酒！



高原和牛(木刻)

李丰儒



梅大叙(十四)防不胜防

赵 炜

精兵简政，就是减少冗员，简化重叠机构，克服官僚主义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其冗员当然包括“官员”在内。可是在当前机构改革中，有些地方和单位，机构减少了，但减员不多，特别是减“官”更少。于是形成了官多兵少，或者官多兵多的情形。纵观古今，大凡为政有方者，都懂得“官在得人，不在员多。”因为官多弊多。其中一大弊端是会产生官僚主义。

冗官亦当减

胡中玉

“官”多，就会产生人浮于事的现象。“一官而数人居之，一事而数人治之”，“有当决之事而不决，有当行之政而不行。”相互依赖，于是出现一些无谓官、误事官，以至谋私官和败事官，“混日子而难辨”。

“官”多，掣肘多，扯皮多，甚至竟有争“谁说了算”而拳脚相见者，搞得班子不团结，工作受损失。

“官”多，婆婆多，乱指挥多，弄得下面人员成了“婆婆”的算盘珠，任凭摆弄，无所适从。整天在夹缝中度日，在平衡各种关系中生活，怎能搞好工作。

因此，在当前体制改革中，不仅要简化机构、精减冗员，特别是要精减冗“官”。“并省官员，使得各当所任，则无为而治矣！”这恐怕也是克服官僚主义积习的重要一环。

个子刚超过一米五，瘦弱，肤色较黑，寡言。如果不是她向我借书，大概我永远不会去注意她。

那时，我在榨油厂当搬运工，扛包“苦力”。活儿又脏又累，又因写过一个小剧本而再三挨批。我心理有点儿变态，见人就是气，干完活儿便独自躺在破麻袋上抽烟看书。那天，我刚看了几页，一个哑哑沙沙的声音惊动了：“借我本书吧。”我得了一下，是她。“人家都说你从农村背来三箱子书。”我笑了。她也笑了。从此，我开始给她借书。

绝没想到，车间检修时，一把十八磅的榔头从高处落在她头上。人们都预感她要死了，但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大概因为年轻，也因为颅部手术做得好，几个月后她又穿上工作服上班了，也没向厂里提出任何要求。仅为她，她被推为厂里、局里的“先进典型”，被任命为车间主任。她几次找我，说借书的事，都让我推托，我不愿把书借给“当官的”。我也不愿跟“典型”交朋友。看得出她很痛苦。每天早来晚走，默默地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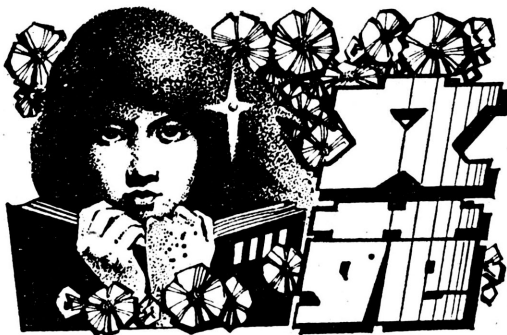
以后，我调走了，她的影子也从我脑海中消逝了。
去年春天，我在渭河桥上碰见了她，她从医院回来。

“你还要借书看吗？”我不知自己为啥冒出了这句话。她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，但转瞬即逝。“不借了。借了怕也没时间再还你了。”我蓦然一惊，盯住了她。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头颅内的伤……”“当时我就觉得属于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却没想到这么快……”看得出她在努力压抑着自己。我的手紧紧地抓住桥栏杆，直到把指甲掐得生疼……心里有点苦涩，有点怅然……
三个月后，她化为一股云烟走了。所有熟悉她的人，尤其是榨油厂的女工们都哭了。我也哭了，生平第一次为一个向我借过书的女孩哭，也为自己哭。



生命(木刻)

郭义明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
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宝鸡地区专版

绿色的太阳

——给编竹人

王景斌

日子的迁徙
动摇了竹的坚硬
于是嫩绿嫩绿的太阳

从十指的缝隙
从脚下 从膝间
从每一个放工后的

傍晚
从那盏想不起夜眠的灯
从一个多雨雾的季节里升起

这颗鲜嫩鲜嫩的太阳哟

转动着 转动——
转动着父亲那个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的日

母亲的脊背 (散文)

李秋艳

探亲回家，我发现母亲的脊背不知什么时候微微地弯了。我不愿看，不敢看，心里却格外地慌乱。

父亲在铁路大修队工作，长年累月奔波在宝天、宝成线上，家里的一切全落在母亲身上。正因为这样，小时母亲很少抱我，而是象四川妇女那样把一个背背给予了我。她背着我，做饭、洗衣、挖野菜、纳鞋底，伺候病瘫在床上的奶奶。背着我，拣煤核，糊火柴盒、砸石子、看守工地。背着我，风里、雨里、雪里，在铺满着碎石子的弯曲小巷里走啊，走啊……我喜欢母亲丰满柔软的脊背，那是一个温馨的摇篮，一个神秘的梦。甚至我都会跑了，还常常撒娇地要母亲的脊背，母亲的脊背属于我！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也终于明白了：母亲的脊背属于更多人，弟弟、妹妹、我的女儿……属于那条碎石子小巷里的许多人！比如：小巷深处八岁的跛腿女孩，病退的老纺织女工，还有那个私自吃了野大夫的打胎药险些送命的姑娘……

哦，母亲的脊背真象一座桥啊，一座柔韧而又坚固的桥，它帮许许多多的人渡过了人生湍急的河……

母亲，你的腰是我们压弯的，你象一棵树，在时光的流逝中默默地弯了下去，今后还会愈来愈弯吗？会的，可生命会弯曲吗？不会！